

吴江金松岑先生学行纪略

杨友仁

吴江金天羽松岑（1873—1947）先生，其学行之大者，武进徐哲东（震）先生所撰之《贞献先生墓表铭》及其族弟金立初（元宪）先生所撰之《伯兄贞献先生行状》（并刊《天放楼诗季集》），皆有所纪焉。《行状》有言：“先生于学，早岁涉纵横术，好击剑驰马，高谈兵略，通习音律绘事，才气踔厉，务振拔斯世间；后稍涉猎掌故，考验图志，用河渠干显要；退而治经，称弟子于吴县曹后礼之门，专治《易》、《三礼》学，兼究佛老氏书，主修身治国，赅内圣外王之用，凡三变而愈醇”，然而未概也。盖读先生之书者，多称其中年以后之诗文，而不言其少作；多诧其歌诗文章之盛，而忽其义理之充，吾于是而有所补述者也（另详拙著《金松岑先生行年及著作简谱》，载日本《清末小说研究》1982年年刊第六期）。

先生于人世七十有四年，多经丧乱，激烈动荡，但其爱国之忧，为祖国谋其出路，民族求其生存，则无时或释，与志士同其轨迹。早年，尝与陈去病（巢南）入“兴中会”，与蔡元培、章太炎、邹威丹（容）游，挈柳亚子、蔡治民（寅）、陶佐虞三人入爱国学社，首创中国教育会吴江同里支部及自治学社等学术团体；后又长吴江县教育局及江南水利局。教育与水利乃先生毕

生所致力尽瘁之业。石遗翁曾以归熙甫比之，盖归氏文章冠朱明一代，主讲于安亭江上，亦好谈三吴水利者也。先生著述繁富，壮岁著有《女界钟》、《自由血》、《孤根集》（两册），译有日本宫崎寅藏（滔天）之《三十三年落花梦》，崇尚自由，纵谈革命；创稿《孽海花》（前六回），交由虞山曾孟朴（东亚病夫）续成，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；中年以后结集有《天放楼诗文集》分正（两册）、续、季（遗）三编，谈艺事以重器识，言性理以正人心；又应安徽及云南两省通志馆之请，撰《皖志列传稿》八册、《滇志列传稿》若干篇（友仁按：此稿大都出自立初先生之手），多涉政事，以明世运。另有《鹤舫中年政论》畅言水利，身后由李印老审定单刻。综其大者，约分三时期：曰、南菁书院，曰、辛亥革命，曰、抗日战争。

其在南菁书院，正值洋务初开、义和团反帝勃兴、戊戌变法之际，时代风云于少年诗人之影响岂浅鲜哉！当此之时，太仓唐蔚芝、武进蒋竹庄、宜兴朱香晚、华亭雷君曜等前辈，大江南北，一时之选，先后皆会于斯。天地大而交游广，才学识三者于焉而宏廓，其反帝制、争民权、爱自由，殆或滥觞于是欤！潜心于西北边疆史地，先后撰《西北舆地图表》及《元史纪事本末补》（友仁按：此稿曾交江苏学政瞿鸿机，瞿调京，遂无下落）等，有定盦、默深之遗绪，殆亦植根于是欤！吾曰：此实为先生革命思想之蕴育期也。

其在辛亥革命前夜，清廷屡蹙于列强之侵陵，大厦将倾，正值“灯烛无光，但闻鼙声，夜之漫漫，鸮且不鸣”之际，“则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，天地为之钟鼓，神人为之波涛矣！”（节龚定盦《尊隐》语）是时，反映于思想界者，严复所译之《天演论》，林纾所译之《黑奴吁天录》，邹容所著之《革命军》，章太炎所写之《驳康有为论革命书》，皆先后刊布，犹如燎原烈火，熊焰腾天；各种外来思潮亦于焉勃兴，言进化，唱自由，主男女

平等，谈法国革命，讲俄国虚无党史，此起彼伏，遥相激荡；“驱逐鞑虏，恢复中华”之呼声，如春雷之震于大宇长宙之间！先生亦投袂而奋起，争女权、争自由而高声呐喊，曰：“女子者奴之奴也”（《女界钟》）；曰：“吾不如磨刀于庭，积薪于巷，埋药于城，取四万万奴隶之同胞，而自刃死、烧死、炸死之为愈，亦自由之血也！”（《自由血》）郁悖之情，上冲云霄，其气概又为何如耶！吾曰：此实为先生革命思想升华而至于白热期也！辛亥革命后，先生处袁氏窃国、军阀混战之中，块壘郁结，寄之于山水，宣之于古诗文、史传之撰述。其诗，有《天放楼诗集》四册，间有政治纪事之作，大都放情于山水之间，北登长城，南及海防，访阙里之遗迹，弔子陵之钓台，寓情于景，豪放沉着，豪放者其惟山水之情欤！沉着者其惟郁悖之气欤！自言其诗，于明远、嘉州、义山、山谷数家诗功最深；又谓：“余序（钱）仲联诗，犹之自序也，非谓仲联之诗之一似余焉，诗心相印也。仲联勉乎哉！异日者，画王即不成，亦足以称霸。夫霸，点诗人之隆轨也”（《梦苕盦诗存序》）！所谓“霸”者，实先生自评其诗最精粹之语也，岂石笥、仁和两家之遗韵也！《行状》言：“自顾亭林、屈翁山以下无北面”；樊山老人誉之曰：“永嘉之末，复闻正始之音”；石遗翁评之曰：“才调纵横，在画家为能品”（《天放楼诗集·陈序·樊跋》）！其文，有《天放楼文言》四册，先生自谓渊源所自，乃胡稚威、龚定盦两家。而太炎先生评之曰：“松岑之文，盖抗志于古之作者矣。然其意气骏发，常恐局促于跬步之间，必欲恢恢以尽其才，故节制不能如汪（中）、李（兆洛），视陈（子龙）、夏（完淳）则駸駸过之矣”；尤激赏其《读五代史》诸篇，“极陈前事，以刳今兹之弊，明若燿火，效若蓍龟，岂所谓豪杰之文者耶”（并见《天放楼文言·章序》）！窃意，《读儒行》及《三大儒学粹，自序》两文，前者揭糈儒者明耻立节，而勇冠三军之帅，修身俟命，而志气塞乎天地，立天下之大节，储

天下之大业”，是为先生一生学行之张本；后者盛称“其人（友仁按：指衡阳王船山、昆山顾炎武、博野颜习斋）皆具旷世之才，耿介拔俗之操。艰贞蒙难，独慨然以扶世翼教，守先待后为己任。朝章国故，方州利病，关河扼塞，古今兵农礼乐，河渠食货，人物臧否，靡不精思而熟虑焉”，是为先生一生讲事功、重致用之思想所自，皆可与《读五代史》诸篇等量而齐观者也！其在史传，有《皖志列传稿》八册，刊有单行。先生尝自负以比陈（寿）史，亦有诗句道其文章甘苦，谓“卅年班范首常低”，读其书，知其才力之所萃者也。”于张廷玉、曹振鏞、孙家鼐、李鸿章传，可以察国势盛衰之由；于朱元璋、年羹尧等传，可以窥机权之用；于梅文鼎、戴震、姚鼐等传，著一代学术文章之变；于黄生传，尊其坚贞高蹈；于方苞传，重其慷慨尚名节；于戴名世、孙学颜传，表全上选之忠烈”，“列传百数十篇，其叙事贍博，文辞尤瑰放可喜，足以方驾欧（欧阳修）、宋（宋祁）、陵（苏轼）、肖（子显）、魏（收）”（并见《皖志列传稿·徐哲东、李伯琦序文》）！吾曰：此实为先生由西方之激进无政府主义者递变而为东方之儒者，与太炎先生同其归趣。一主讲于“章氏国学讲习会”，一主讲于“国学会”（注一）；一为“身衣学术之华衮，粹然成为儒宗”（鲁迅语）；一为“駸夺散原、海藏坛坫，继起主中原词盟”（《行状》语）！然而先生终不自颓废，尝“痛自摧锄任侠之气，思为五经学究以自慰，窃以是为凛凛焉”（《天放楼文言·答孔笙三书》）！

其在抗日战争中，先生之情状盖如少陵之值安、史之乱，麻鞋百结，几不能以自给，然而不亏晚节。初则避地“孤岛”上海，任光华大学中文系教授，时以裴氏行健之言，“士先器识而后文艺”诲诸弟子，诸弟子受其教者，咸知夫大节之不可夺也！“孤岛”破，光华解体，先生浩然归吴下，衡门谢客，隐居不出，尝撰《述志》一诗以示友仁，诗云：“明月照积雪，炯然见吾心。吾心励

节概，七年成断金。侧耳听风谣，风过宵籁沉。雄鸡催天曙，推枕起长吟”（天放楼集外诗），明其志趣，道其坚贞！而忧国之心益切，反覆潜心于衡阳之《读通鉴论》、姜东之《思辨录》、探迹经世之术，惓惓不忘于农耕水利之务，老而弥勤，思济横流！所作《新乐府》六十二首（刊《天放楼诗季集》）及《匡荀》、《广戴》（上、下）、《广戴释向》等篇（刊《天放楼文言遗集》），多写生民之疮痍，多涉世运之隆替，视之为诗史也可，视之为载道之文亦无不当！其道云何？曰：“慨然欲执经心而执圣权，高举天理以遏人欲”（《广戴》上），其非宋季濂、洛、关、闽之统绪者耶？！吾曰：此实为先生遭家国之痛，颠沛流徙，思想经济淬砺而在重放光芒之期也！

呜呼，先生一生，其学也，其行也，与时代之递变，历史之演进，若合符节。然而“高蹈不仕，豪贵者不识其姓名，而文采隐然动江湖”（《天放楼诗续集·诸祖歌序》），老境悲凉，宛如杏坛晚年，与其穉孙同翰相守；同翰卒，先生益抑郁而孤寂！丙戌岁暮，天大寒，先生自东吴大学宴饮归，中风寒，疾作，不旬日而捐馆于苏州濂溪坊天放楼中，所遗者唯藏书满屋，述作盈尺而已！天放楼藏书及稿本，旋介其及门潘光旦、费孝通两氏之手归清华大学，不悉经“文革”动乱后，今尚无恙否耶？或曰：先生“才气横溢，长于文史，经学则一无所成”（注二）；或又“怪其糅杂释、老，援引百家，撮取西哲之言以翼孔孟，为醇儒所不取”（注三）。然而，“一代之学术，其消长蕃变，虽圣者不能以逆度也”（《皖志列传稿·戴震传赞》）。是则辨章学术，须与时代之演进相为表里，如戴震之于惠栋，扬州一晤而学术思想丕变，原本经世先王之志，一归之于养欲给求，岂非松崖之所谓“通经以致用”者耶？！是则“糅杂撮取”也者，其犹通儒之不专守汉、魏经师一家之言欤？岂非《韩诗外传》之所谓“序异端，使不相悖也”者耶？！且夫如先生者，能自立崖岸，不摧不折，卓然成一家之

言，于是，我以先生赞东原之言以赞先生，其言曰：“东原，真天下之好也，不攀缘以自植者也，虽丛讥不慑也，才士也夫”（《广戴》下）！

一九八三年一月，于上海

补记：

近读《邓散木诗选》，刊有《读松岑先生却聘诗奉寄》五古一首。句云：“壮哉穷独叟，危时抱贞心。耻饮盗泉水，肯受东都金。脱粟纵不饱，夕阳倏欲沉。嗟彼冠带子，何为费沉吟。”是步松师《明月照积雪》诗原韵，因录以相为印证者也。又记，“散木”之名，出自《庄子·人间世》，松师所题赠焉。原诗本事，即指一九四四年，主江苏省伪政者请松师修省志，师虽贫终不出也！友仁补记，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日

注：

- (一) 一九三二年壬申夏（汤志钧兄所编《章太炎年谱长编》作：“一九三三年癸酉一月”），于苏州成立“国学会”，推张仲仁（一麴）先生任会长，李印泉（根源）、陈石遗（衍）两先生副之，先生与章太炎先生迭为主讲。一九三四年甲戌冬，“章氏国学讲习会”成立（据汤《谱》），太炎先生自为领袖并任主讲。于时，与“国学会”分庭而抗礼矣。
- (二) 见沈文俾兄所撰《曹元弼“古文尚书笺释”》一文引语（刊《文献》1980年第三期）。
- (三) 见祁龙威兄所撰《天放楼文言遗集·跋》一文引语。